

姬傳先生
晚年定本

古文辭類纂

碑誌類下編二

古文辭類纂四十三

韓退之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

蓋鳩先生云：柳慶仕終于齊，又不得待周，書本傳封平齊公，其封濟陰者，乃子厚之祖。

封濟陰公見柳集。隋書本傳不載。

曾伯祖爽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世

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辭，授集賢殿正字，僞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旣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耶？」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伴，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

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誦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

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韓退之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君諱署。字某。河閒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爲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爲陳留守。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數年卒。官。皇考諱郇。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詞。以進士舉。博學宏詞。爲校書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爲幸臣所譏。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爲縣令。南方二年。逢恩俱徙。掾江陵。半歲。邕管奏君爲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蓋塢先生云。此言署能使諸曹嚴畏。不敢平視。李順甫以爲署不得意處。大誤。唐書孫逖傳載。孫簡論品秩云。京兆河南司錄及諸府州錄事參軍事。皆搭紀律。正諸曹與尚書省左右丞。紀綱六曹。署等又李習之與河南尹論復故事有云。司錄入院。諸官於堂上序立。司錄揖然後坐。八九年來。司錄使判司立東廊下。司錄於西廊下得揖然後就食。觀此是司錄之屬於諸曹也。又宋孝武起兵討元凶時。以顏竣領錄事兼綜內外。是州府重任在錄事由來久矣。其食公堂。抑首促促就哺。歡揖起趨去。無敢闌語。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爲觀察使判官。帥它遷。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棘不阿。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不訴殺牛。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鼈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爲福祥。君視事。一皆禁督立絕。使通經吏與諸生之旁。大郡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折民戶租。歲徵

綿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唯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叫謹爲賀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尙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爲法不可貪官害民留噤不肯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卽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爲於京師聞竟閉門死年六十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其兄將作少監昔請銘於右庶子韓愈愈前與君爲御史被讒俱爲縣令南方者也最爲知君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違以不久生唯其頽頽以世厥聲

韓退之太原王公墓誌銘。

公諱仲舒字宏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爲峽州刺史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徵拜中書舍人旣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爲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卽除江南

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摧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
悉焚簿文書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五字爲僧道士

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以其誑丐漁利奪編人之產在官四年數其蓄積

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公卿於外將徵以爲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長慶三

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

二月某日葬於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爲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邪

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肅按此文已闕王荆公誌銘文法爲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

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遭讒而貶在制誥盡力直友人之屈不

以權臣爲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八公居五年完富如初

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

置所宜閉閣草奏又具爲科條與人吏約事備一旦張下民無不忭叫喜悅或初若小煩

旬歲皆稱其便公所爲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曾祖諱玄暕比部員外郎祖

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公先妣渤海李氏

贈渤海郡太君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弘泰復洄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其

餘幼也長女婿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婿李行修尚書刑部員外郎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愛人盡已。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迹。萬世之藏。

韓退之尙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大父巨敖。好讀老子莊周書。爲太原晉陽令。再世宦北方。樂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爲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誦。贈右散騎常侍。公少好學問。始爲兒時。重遲不戲。恆若有所思念。計畫及壯。自試以開吐蕃說干邊將。不售。入三蜀。從道士遊。久之。蜀人苦楊琳寇掠。公單船往說。琳感歎。雖不卽降。約其徒不得爲虐。琳降。公常隨琳不去。琳死。脫身亡。沈浮河朔之間。建中中。曲環招起之。爲環檄李納。指摘切刻。納悔恐動心。恆魏皆疑惑氣懈。環封奏其本。德宗稱焉。環之會下濮州。戰白塔。救寧陵襄邑。擊李希烈陳州城下。公常在軍間。環領陳許軍。公因爲陳許從事。以前後功勞。累遷檢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營田副使。吳少誠乘環喪。引兵叩城。留後上官說咨公。以城守所以能擒誅叛將爲抗拒。令敵人不得其便。圍解。拜陳州刺史。韓全義敗。引軍走陳州。求入保。公自城上揖謝全義曰。公受命詣蔡。何爲來陳。公無恐。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日。領步騎十餘。抵全義營。全義驚喜。迎拜歎息。殊不敢以不見舍望公。改授陳許軍司馬。上官說死。拜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尙書。代說爲節度使。命界

上吏不得犯蔡州人曰俱天子人奚爲相傷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曰妄稱彼人公
宜自治之少誠慚其軍亦禁界上暴者兩界耕桑交跡吏不何問封彭城郡開國公就拜
尚書右僕射元和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月涌水出他界過其地防穿不補沒邑屋
流殺居人拜疏請去職卽罪詔還京師卽其日與使者俱西大熱旦暮馳不息疾大發左
右手轡止之公不肯曰吾恐不得生謝天子上益遣使者勞問敕無亟行至則不得朝矣
天子以爲恭卽其家拜檢校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知軍事十一月某甲子薨年六十二
上爲之一日不視朝贈潞州大都督命卽弔其家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河南某縣某鄉某
原公不好音聲不大爲居宅於諸帥中獨然夫人邠國夫人武功蘇氏子四人嗣子光祿
主簿縱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長子元一朴直忠厚便弓馬爲淮南軍衙門將次子
景陽景長皆舉進士葬得日相與遣使者哭拜塋上使來乞銘銘曰
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我銘不亡後人之慶

韓退之國子監司業竇公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同
昌諱旂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溧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曆初名能爲詩文及
公爲文亦最長於詩孝謹厚重舉進士登第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元和五

年眞拜尙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尙書之兆次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尙幼也名聲詞章行於京師人遲其至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竇生於時公舅袁高爲給事中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實未嘗以干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重公不遣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輦歸東都從史卒敗死公不以覺微避去爲賢告人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後佐留守司徒餘慶歷六府五公文武細麤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姦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爲郎官令守慎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益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公一兄三弟常羣庠輩常進士水部員外郎朗夔江撫四州刺史羣以處士徵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帥黔客以卒庠三佐大府自奉先令爲登州刺史羣亦進士以御史佐淄青府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曰某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緡寶逃閔腹子夏以再家寶爲氏聖愕旋河憤引比相嬰撥漢納孔軌後去觀津而家平陵遙遙厥緒夫子是承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質於幽刻

韓退之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爲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卽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昌黎蓋鄆張宏靖故沒其名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蹙我事毋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辯幸得脫免歸卽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餘人餘人非辟者黨也恐其以言動之不如遷之別館卽與眾出君君出門罵眾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鴟鵂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眾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卽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眾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爲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寶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輦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

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於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閒卽自視衣褥薄厚節時其飲食而七筭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饑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爲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祇修羣女效其所爲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微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暗以爲生子獨割也爲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爲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於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咀也

韓退之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肖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旣志得皆樂熟輒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卽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卽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旣至對語驚人中策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事可撼乃踏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

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鈎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爲其衛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閩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興醫京師某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更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嫗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爲嫗謝諾許曰翁翁曰誠官人耶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嫗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眎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挺其季始十歲銘曰

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祇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

須有銜不祿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茅順甫云
澹宕多奇

韓退之孔司勳墓誌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爲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爲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爲彼不當爲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爲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會宰相李公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卽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王子至其縣食

方侍郎云此用春秋鄭伯髡頑卒于鄭書法以發疑也

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

于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於日南遂詔贈君尙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君於爲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爲大理評

事佐昭義軍軍帥死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爲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公苟留唯公之所欲爲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因惡益聞君棄去遂敗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妃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戮尙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戢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爲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碑誌類下編三

古文辭類纂四十四

韓退之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

公諱溪字惟深丞相贈太師隴西恭惠公第二子十九歲明兩經獲第有司沈厚精敏未嘗有子弟之過賓接門下推舉人士侍側無虛口退而見其人淡若與之無情者太師賢而愛之父子閒自爲知己諸子雖賢莫敢望之太師累踐大官臻宰相致平治終始以禮號稱名臣晨昏之助蓋有賴云太師之平汴州年考益高挈持維綱鋤削荒類納之太和而已其囊篋細碎無所遺漏繫公之功上介尙書左僕射陸公長源齒差太師標望絕人聞其所爲每稱舉以戒其子楊凝孟叔度以材德顯名朝廷及來佐幕府詣門請交屏所挾爲太師薨始以秘書郎選參軍京兆府法曹日伏階下與大尹爭是非大尹屢黜已見歲中奏爲司錄參軍與一府政以能拜尙書度支員外郎遷倉部郎中萬年令兵誅恆州改度支郎中攝御史中丞爲糧料使兵罷遷商州刺史糧料吏有忿爭相牽告者事及於公因徵下御史獄公不與吏辨一皆引伏受垢除名徙封州元和六年五月十二日死湘中年四十九明年立皇太子有敕令許歸葬其子居中始奉喪歸元和八年十一月甲寅葬於河南河南縣萬安山下太師墓左夫人鄭氏祔公凡再娶皆鄭氏女生六子四男二女長曰全正慧而早死次曰居中好學善爲詩張籍稱之次曰從直曰居敬尙小長女嫁

吳郡陸暢其季女後夫人之子公之母弟全素孝慈友弟公坐事棄同官令歸公歿比葬三年哭泣如始喪者大臣高其行白爲太子舍人將葬舍人與其季弟澥問銘於太史氏韓愈愈則爲之銘辭曰

物以久弊或以輟毀考致要歸孰有彼此由我者吾不我者天斯而以然其誰使然

韓退之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君諱洪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九代祖猛始從拓跋氏入夏居河南遂去烏與蘭獨姓石氏而官號大司空後七世至行褒官至易州刺史於君爲曾祖易州生婺州金華令諱懷一卒葬洛陽北山金華生君之考諱平爲太子家令葬金華墓東而尙書水部郎劉復爲之銘君生七年喪其母九年而喪其父能力學行去黃州錄事參軍則不仕而退處東都洛上十餘年行益修學益進交遊益附聲號聞四海故相國鄭公餘慶留守東都上言洪可付史筆李建拜御史崔周禎爲補闕皆舉以讓宣歙池之使與浙東使交牒署君從事河陽節度烏大夫重脩閒以幣先走廬下故爲河陽得佐河陽軍吏治民寬考功奏從事考君獨於天下爲第一元和六年詔下河南徵拜京兆昭應尉校理集賢御書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四十二娶彭城劉氏女故相國晏之兄孫生男二人八歲曰壬四歲曰申女二人顧言曰葬死所七月甲申葬萬年白鹿原旣病謂其游韓愈曰子以吾銘銘曰